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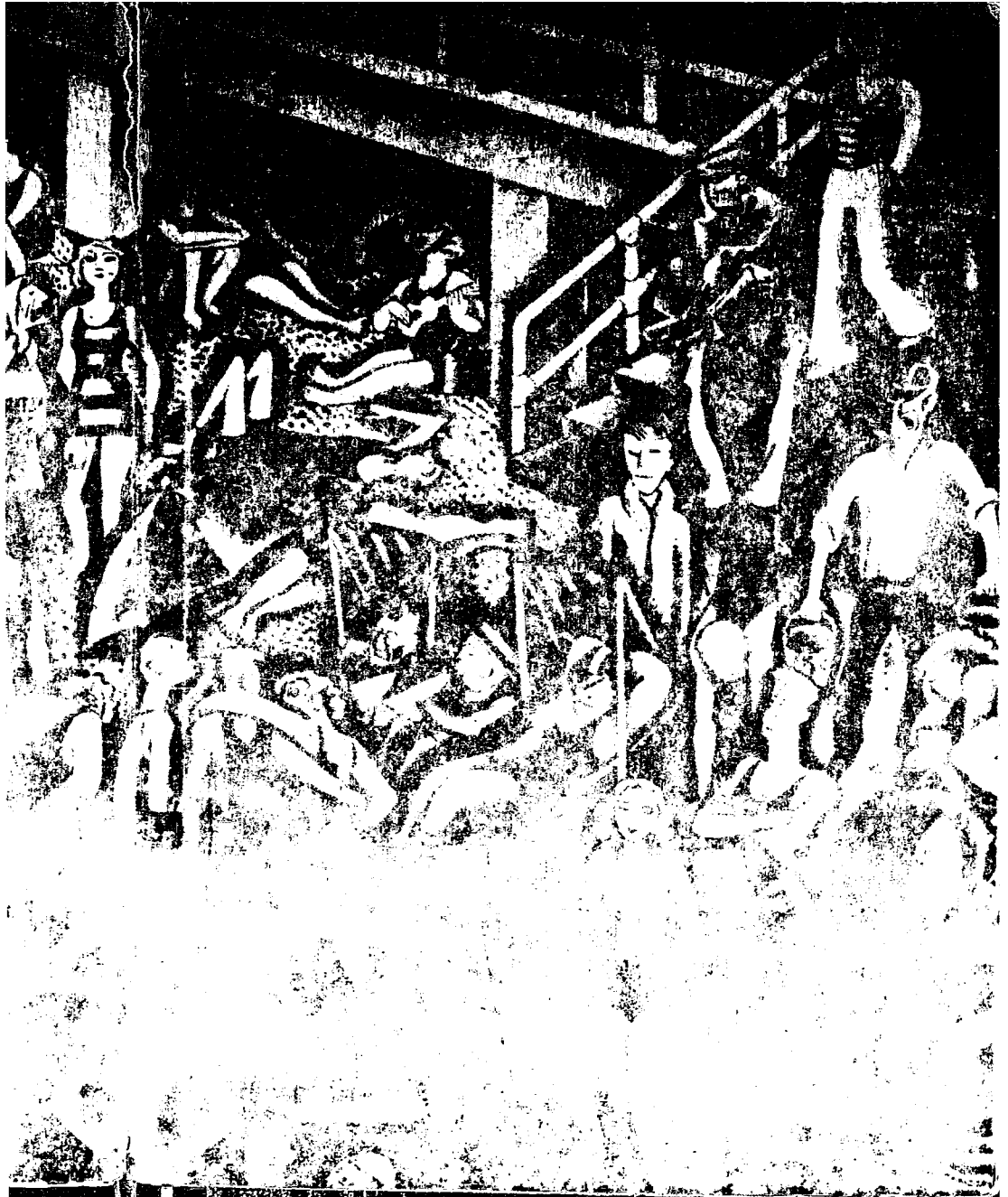
湖風



虞琰著

C
6





MG
I226
185/2

湖風

虞琰 著



1930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序

“中國沒有詩人”，這是文藝批評界帶着悼歎和希望的一句批評話。

“詩人”——這個名詞聽到了，是如何能使人感到有一種靈明之光散着神祕之音播着，永贈人人以心府所需的照映血輪所需的振動的一個人間之神在。無疑地，在理想之箭失去了牠準取的目的，流盪於空虛，是如何的懊喪。——

然而，這畢竟太偏於佔有性了。歸真

說，詩人的成就，究竟不是什麼星宿下凡，而尤其不是設學制科所可以求取的：那麼，把詩人歸類於神化的專業化的也就不大妥當；葉紹鈞詩底源泉裏說“詩人這個名目，和農人工人有別，不配成立而指示一種特異的人”，這句話我很表同意。詩人既不是農人工人一樣，更不是什麼天人：那麼我們何必像起房造屋般的等待水木作，更何必像鄉下人祈禱真命天子出世般的祈禱着詩人出世；而自己也更不必自命為詩人，以取咎戾。總之，祇在個人流露他底真性，發表創作，以鳴自然之音就是了。個人都能創作，則詩底園地自廣，這園地的總收穫，也就是詩底偉大的人格。——三百篇詩不是一人作的，可是我們不妨把三百篇詩當作一個詩人看。——所以，在現代祇須人人能

把心底所含的吐露，而不須作詩人的尋求；——湖風的作者虞琰女士便是在這機會裏呈獻她底心的一個。

虞琰女士——現今尙在愛國女校文科求學——她底感情是豐富的；她底聰明才能是超越的：她對於歌唱，音樂，表演……無不入妙；而爲了環境的驅使，尤其是能抒寫富於情韻的詩：一花一草，觸動了她底情緒，便在數分鐘間就有幾章完美的詩出於她底腕下而入於我們底眼簾。

但是，琰底詩的確太過蕭瑟了。我常想說：何苦呢！使人見到你底詩總爲你起一種莫名的悵惘：你不能多寫些像贈S那般的詩給人家讀了振奮一點麼？……然而要是知道了琰底經歷，知道了她心版上底刻痕，又那裏能爲了我主觀的需要，而教她不把

真實的流露呢。——流吧！流到西湖，流到海，流到天邊！

人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啞謎？這誰也不能猜透。生之神祇在各個人生的程途中逐步的留下許多幻影，給行路者以細味。這細味的幻，也就是人生底勝利品呢！因為本來宇宙一切是幻的呀，幻中取幻，不是勝利了麼？因此幻影，又現而為詩，幻中又幻，然而這幻中之幻，也就是人生底紀念塔呀。

紀念塔——湖風的紀念塔啊！這正是塔底初級；以後第二級，第三級……更上去級數愈多，那我相信決定看得見日所出的那一方面而儘先受着陽光的照耀，而不像“湖風”這樣地蕭瑟；然而，這更上的一級，也築在“湖風”的基礎上的呀，那麼，“湖風”雖是蕭瑟，又怎能不寶愛這“湖風”呢！

看吧！“湖風”扇揚了！扇開了幾多人底
心扉！扇起了幾多心底漣漪！

一八,一一,九,一之在上海。

詩 序

疲倦的靈魂啊！
如果塵世的炫燦，
掩不住你的殘骸；
聽！來聽這少女的琴音，
瞧那熱情的泛濫。

旅途的征者啊！
如果生命的瓊瑤，
抑不住你的疲勞；
聽！來聽這芳潔的心籟，
瞧那光艷的波幻。

一切的世人啊！
如果錦繡的華飾，
祇是悽惋的諷嘲；
聽！來聽這湖邊的風聲，
讓那心靈去逍遙。

昌君於金大
一八，九，二七午夜。

春夜泛西湖

沉霧的夜色，
籠罩了湖面：
明月，
也射出了銀色的光芒，
照耀於蒼翠的林際。
船舷，
剛離開了浮動的喧市，
那悠柔起落的打槳聲，
劃碎了湖中的月影；
衝破了生的寥寂。
何處——何處是水榭的歌聲，
在晚風吹送的浪流中，

似乎唱膩了悲涼的情調：
受創後的心啊！
如杜鵑鳥兒的夜啼，
妻怨，沉哀！
哦！只有靜默的月啊，纔知道我的
隱痛！

蘭 底 聖 潔

燕囀，
傳過了春來的消息；
柳囀，
綠成了一色；
春神
已將宇宙修刷：
桃花放得這般的嫵媚，
杏花也是這樣的驕艷，
她們都慇懃地，
忙着打扮，
在深深的期待——
期待着那些看花的人來。

至春神失了所在；
她們也隨着流水而飄碎！
惟有你啊，
蘭！
那漢素的淡裝，
幽秀的姿態，
不捲入獻媚凡俗的漩渦，
如洋海中的孤山！
這樣地啊，
是值得我們底崇拜！

病 中

聽
更深
寂靜中
遠處鐘聲，
黑夜底孤吟！

願
人們
莫相問
杜鵑黃鶯，
花落與春深。

病
消沉，
任窗外
雨打風侵，
慰我有何人！

求

寶叔塔矗立山尖，
落日是這樣的美麗；
宇宙間充實了無限的神祕。
黑暗啊，
我求你永不降臨我眼前！
我怕——
怕見那虛偽的塗抹，
猙獰的凶臉。
光明啊，
只一剎那！
幸福啊，
轉瞬！

美麗呢，
也祇頃刻間！
上帝啊！
你能除去了黑夜的蒙霧，
永將夕陽現！

寄湖邊的朋友

一葉扁舟，
引起了無限離愁；
何時啊何時，
再得此遊？！
朋友！
若你重臨舊地，
也不必在那裏逗留！
湖水是這樣的流，
桃柳艷情也依舊，
已找不到糊塗了的印跡
何用又掛在心頭！
朋友呵，

忘了罷！
人生的聚散，
是那能得自由！

夜的呻吟

月兒！
淚
望着你流，
愁
也祇能向着你訴：

缺時，
是我未來的象徵；
圓時，
是我過去的夢痕！
如今啊如今，
又如暗淡的雲紗翳住了月明！

亦許你是知道我，
當我灑盡了眼淚在那春風中，
悵望雲天，
只有你在注意我！
但願你是知音，
將我另眼顧！

今宵啊！
在今宵——
我淚更多！
你却缺而重圓，
驕矜地四睇，
拋我深山與幽谷！

問

蒼天！
這心底缺陷，
拿什麼補？！

寄？

痛啊！
怎禁得住我的苦淚，
不在你跟前流？

爲了你，
不顧那風雨的侵襲，
深宵立。

斑斑的淚迹，
溼透了衣襟；
慙化爲血痕，
在乾時！

春風已吹盡在桃色之夜，
杜鵑是這樣地泣！

.....

霉雨將臨時，
唱起了離別之歌，
我生命之火花啊，
隨春以消滅！

至春重來時，
星光閃閃依舊，
團圓明月仍斜射；
惟有行雲在浮蕩，
怎令我全把舊情忘！

痛啊！

怎禁得住我的苦淚，

不在你跟前流！

小詩——雜感——

(一)

驚醒了夜的甜夢，
階下小蟲兒的哀鳴！

(二)

閉目悼已往：
遠處晨鷄數唱，
曙色將現的夏夜裏。

(三)

泥絮中的落花，
祇能追憶着春之溫柔！

(四)

生——死，

(17)

悲——樂，
人生到底是怎樣一個謎？

(五)

深秋裏，
想找些殘枯的黃葉，
在那猛風暴雨後。

(六)

銀色的月，
蒙上了一片霧；
桃花瓣兒掉了，
柳葉兒的綠深了，
春就這樣的去了嗎！

(七)

雨絲濛濛裏，
微弱的陽光射成了一線。
不久啊！

疑雲翳住——

光明失却在細雨中。

(八)

夕陽照荒草，

墓中的骷髏啊！

你前身是美人不？

(九)

何處是你們純潔的心靈？

高唱着“愛情神聖”！

爲肉慾而燃燒着生命之火的人

們！

(十)

飄風吹着的雲，

牠正像人們的心，

搖動着不定！

薔薇花底刺

銀光灑滿了大地，
湖中波紋微微。
薔薇花兒的影子，
眩目，濃艷，
又閃耀在他的眼前。
想起舊時春將去，
他曾熱烈戀過薔薇：
在緊抱中，
花未謝透，
尖尖的刺已猛射在心頭！
誰說薔薇花露會灌溉你的熱力，
所贖下的，

只有殷紅的血迹你能見！

舊痕仍在，

年年薔薇開又再，

受創後緊閉的心呀！

怎能重開！

獻給棄了我一年的祖母

月兒蒙雲時變幻，
樹影飄搖在窗外，
燈光暗淡，
祖母啊！
明知幽冥遠隔見期難；
無奈十九載，
撫育與恩愛，
怎能放下念你的胸懷！
但願在夢中，
能見慈顏再！
在那時——
苦淚流唇邊，

我也要——
當作葡萄漿，
含笑儘吞咽！
祖母啊！
我念着你，
你可能來？
不信幽冥遠隔見期難！

失去了心之夜

夜深沉，
月斜照；
鷄鳴亂殘更，
花影散滿庭；
在春夢中，
遍尋我那失去了的心，
祇踏着崎嶇的山路行。
眼前的光明，
恰如春花蓓蕾將放處；
又像美麗旭日之初升。
轟地驚——
山高，

海闊，
路途遙，
模糊了意影！
啊！已失去了的心
往那裏去找尋？！

五月中 的我

園中的榴花，
是紅得和火一般。
怕聽的，
在那霧般的細雨中，
木魚磬聲，
隨着風吹來。
雨過時，
又怕見
鄰兒們朝着我嬉笑，
倚着那些老年人的胸懷。
我並不——
並不厭煩那清音，

嫉妒那兒童們的天真——
爲了我的童年難再！
他們啊，
不該來深深地打擊我，
這已破裂的心坎！

沉 醉

月姊似乎怕着羞，
隱約的躲在雲霄；
遠處燈光閃耀，
顯出了無限繁華的神祕：
那池邊的花兒，
都合上了雙眼，
似少女的醉後，
睡在那自然之懷；
祇有瑩潔的露珠，
耀動她的麗光，
倒映在微縐的水面，
如被風吹起了的漪漣，

表示着少女之夢是這樣的美豔，
間或悠揚的琴聲，
流過在那微風中，
藏躲草裏的小蟲兒，
也相和着自由和平的曲調。
哦，我忘了夜露浸濕了我的衣裳
當獨自靜坐在雲石的階上。
沉醉了啊！
沉醉在這幽默的清夜，
這幽默的清夜啊！
我竟自讚賞。

追 尋

荷葉底清香陣陣，
綠葉兒又是照樣的茂盛，
境地重瞻臨啊，
閃現了那久已破碎的夢底憧憬！
追尋，
奮勇地執起明炬，
奔向那幽黯的森林，
奈驟雨暴風已打失了舊時底夢魂
不能找那已斷的絲線，
來修補這無涯的缺恨。
徘徊踏着含淚的野草，
悵望天外的浮雲，

回憶不可捉摸的前塵啊！
失了光明的苦悶！

一隻破船

一陣狂暴的雷雨傾瀉後，
因那風的拂拭，
疑雲都四散地走開；
太陽仍是光明燦爛。
在東海中啊！
輕駛來一隻剛經補就的破船——
那裏有新的船主與水手，
趁着和平的氣候，
橫着蒼茫的海面，
很平靜地駛了一夜晝。

暮色漸漸的籠罩，
黑暗慢慢的走近；
四週祇有盤旋上下的海鷗，
哀叫着恐怖之將臨。
船上的旅客都昏沉地入了夢；
他們想安樂便在這黑暗中。
船主是大意的陷入於酒色；
爲了那剛修好的船的穩固。
水手們也都賭博作樂；
他們想人是平等與自由，
在那時，
船已經決的出了海口，
風是陣陣的吹，
雲是片片的堆，
誰會見渺小的燈塔在遠處！

猙獰之夜在黑幕中伸下了利爪，
巨大的吼聲中突然的一片慘哭，
船
觸上了暗礁！
往下沉啊！往下沉！
掙扎，喊叫，
茫大的海面有誰來救援！
狂風倒捲，
驟雨斜飛，
那微弱的呼救聲，
終久淹沒在那波濤中！
剩下泛上無數的泡沫外，
祇有夜神在猶笑。

和風吹着底月夜

陣陣茉莉底清香，
吹進了久閉的心扉，
披了苦痛與愁悶相織成的黑色紗裳，
徘徊在水面微縐的池旁。
如玫瑰受了風雨的侵凌般底憧憬，
在遠處鐘聲悠悠地搖曳中，
重重幕幕的走過在眼前。
溫柔的風緊緊的吹，
燦爛的月更高高的照着，
四週的萬物都沐浴在銀光下，
照不明亮的——
是那顆已跌落在深淵的心！

孤寂得像荒漠中的旅客，
當輕輕走過那沙地，
淡淡的刻上一些足印與淚痕，
一陣狂風吹起了黃沙時，
都會消失的啊，
那任何的痕跡！

夢

在夢裏，
我得見了快樂之神，
如玫瑰般淺渦的兩頰，
更顯出了她的熱愛與真誠。
她披了幽淡的綠紗，
隱約的舞蹈在那蒙霧的清溪邊。
當輕風吹來時，
黑的雲霧四散，
祇見她雙手捧着快樂底種子，
微笑地正向着人間播洒。
當她摘着一枝幸福之花給我時，
轟地一陣飛沙吹起，

迷糊了我的雙眼；
我盡力掙扎啊！掙扎。
待至終睜眼看，
呵！
找不到和藹的女神，
又不見水流的清溪，
四週仍是黑暗，靜默，
祇留下點點的淚迹，
在枕邊，
寫着淒冷！

懷 遠

月兒是這樣的團圓，
柔和的銀光灑滿了大地，
你可知道啊！
今夜有人兒在西樓悵望。
睜眼看關山重重，
海水又是一片渺茫，
想那皎潔的清輝，
也曾照到你的身傍。
遙想今夕的你啊！
也許在對月神傷；
恨沒有那南飛的歸雁，
將這些晶瑩的淚珠帶往！

將晶瑩的淚珠帶往啊
來灌溉你那枯澀的心房。

我願化作青煙

我願化作青煙——
在那永無衰老之鄉：
那裏沒有炎夏嚴冬的酷逼，
沒有黑暗的一刻，
溫和的太陽永永地照着，
泉水淙淙的奏着妙曲；
茂盛的樹林常青；
我倦時，
晏息在山間，
做那雲岫底知己。

我願化作青煙——

在那沒有智識的人間：
那裏沒有功名利祿的爭奪，
沒有痛苦煩惱的思潮，
無慮地享受着大自然底賜予，
看那無知的農夫勤力的耕田；
天真的牧童吹着橫笛；
我倦時，
晏息在山間，
做那雲岫底知己。

夏 夜

淨潔無雲的天空，
月兒將她的幽光送下了微風，
平靜的湖面泛上了無數的漪漣；
那剛睡醒的荷花漂浮在湖東；
她穿了件淺色的寢衣，
在做那清閒的甜夢。
螢兒對面飛過時，
一陣的歌聲不知是誰在播送。
柔和的月色照着夏之夜，
這悲涼悽怨的情調，
又將我深深地陷入在沉思中：

荷花瓣上點點美麗的露珠啊！
人生與你一般的虛空，
雖有時人們會將你讚頌，
你也莫貪那瞬息的虛榮，
在陽光熱烈的照到大地時，
會受到莫大的羞辱與譏諷。
露珠！
這短促美麗底夏夜啊！
我把淚珠和你一起浸潤着花叢。

晨曦初上的海邊

天際雖有朵朵的白雲，
輕輕的晨風吹來時，
都匆忙的躲了開去，
剩的碧青的天空，
祇隱約地還現着幾顆曉星；
黃金色的晨曦，
漸漸從東方升起，
五色燦爛的霞光，
反映着波浪起伏的海面，
偉大的交響，
暗示了宇宙的神秘。

當我獨自在綠沙茵上躑躅，
想把那澄清的海水，
來洗滌我心底創痕的血迹，
奈海水啊·
你太美麗了，
我怎忍把已紫黑了的腥血，
來染污于你！

羨 慕

遠處的蛙聲閣閣，
怕是在咒詛吧！
不然爲何這樣的煩噪？
可是我啊，
還得羨慕你，
你却能大胆地在人前吶喊。

隔牆的簫聲悠悠，
怕是遊子思鄉吧！
不然爲何這般的淒怨？
可是我啊，

還得羨慕你，
你却能自由地吹出那心曲。

鄰女的歌聲隱隱，
怕是在找知音吧！
不然爲何如此的幽沉？
可是我啊，
還得羨慕你，
你却有這勇氣去找尋，

墓 前

太陽射出了悽淡的光芒，
消沉地掛在那籬梢，
茅屋頂上底晚煙縷縷，
樹枝也隨着風兒擺搖。
地下映着頹喪的瘦影，
悄悄的走上這悽冷的墓道，
兩邊的草兒是依樣的青青，
花木也都已長得高高。
在墓前啊：
想起青春一去無蹤影，
豔麗的花朵總得殘凋，

過去的那能捉摸，
好像夢裏的輕煙啊！
飄渺，飄渺，
我祇能伸雙手，
把那冰冷的墓門輕敲，
把那冰冷的墓門輕敲！

秋

蟬兒嘶盡了追求的呼聲，
蟋蟀却替代着——
發出了纖弱的哀音。
春去了，
夏又走得無處找尋。
落葉匍匐在地上顫抖，
可憐有何人予以同情！
任颯颯的秋風瀟瀟雨，
欺凌着隨處的打入泥心。
剛走上的和平之路，
却又轉入了肅殺的途徑，

偉大的生機都斷送，
這秋的鋼刀——
太殘忍啊！
憂鬱，慘淡，
刺遍了寸心。

酒 後

燈光明晃晃地照着歡笑的華筵，
舉起翠杯來啊！
儘量地喝着甜味的陳酒，
要消那一切網羅着的悲愁；
心是劇烈的跳盪，
兩眼也失了固定的視力，
耳邊聽得說他醉了醉了，
我何嘗醉了啊！
心境是更清明，
痛苦却更比從前……
若使你們說我是瘋了，

那我才得縱情地狂笑：
瘋的狂笑啊！
我要笑出那心灰中底熱焰燒破那悲
愁底羅網。

無名之花

黃漫漫的天空，
扯起了黯灰的幕布，
是喋血的古戰場啊，
開着了一朵無名之花：
她在劇烈的空氣中生長，
她會受英雄們的熱血灌溉，
不求名士們的讚賞，
不願美人們的青盼；
當烈士們的屍骸已腐化，
四週是那樣的死沉，
她將她在這悲壯的遺跡中點綴紀

念，
她將耐心地等待，
等待那銀河下瀉的霖雨，
洗清了污濁的人間；
玉山傾倒的白雪，
顯現了和平的世界，
她才微笑地在那爭自由的碧血模糊
中凋謝。

小 詩

(一)

月兒已灑出銀光來，
怕心弦彈斷的是——
流浪人的淒涼調。

(二)

綠草的閒愁，
薔薇的殘笑，
人生是這樣的過去了！

(三)

旖旎的美夢，
使我永不會忘記，
在這沉靜的秋夜中。

雨 夜

雨聲擾亂了夜的沉靜，
煩惱驚醒了我的夢魂，
雨水點點流入了心的深處，
牽動了悲絲與愁的波紋。

腸已斷，
又唱起驪歌聲；
雨未罄，
淚珠兒將流盡，
怕聽啊！
滴滴的敲窗在夜深。

啊！
悠悠一別，
天涯海角，
見期難定也難確，
任飄泊啊！
作浮萍。
這雨夜啊！
可憐何處見伊人，
何處見伊人！

黑 暗 中

四週滿張着黑的幕布，
把星月遮得透不過氣來，
狂風呼呼的作響，
漫空的黃沙飛舞，
淹沒了弱小者底呼聲。
當我走進了陰森的地窖，
一陣冷風又吹滅了手中的燭火，
在黑暗中啊！
我儘摸索，
想找那有一絲光明的出路，
在佛像前我兩膝長跪，

祈禱着他將這顆被惡魔蹂躪的心撫
摩，
奈沒有了一點的光亮，
他怎見得了我？
像那臨刑的罪犯，
走上了斷頭台，
待到那最後的毀滅，
才幸運地將笑容現露，

贈SS女士

夜是這樣的黑暗，寂靜，
疑雲遮住了月兒，小星，
你可別爲了這些啊！
憔悴和煩悶；
當晨風吹去了障翳時，
就能得見那光明。

且喝一杯甜味的紅酒罷！
別求着人們的憐惜。
人們的憐惜啊，
比着那冷笑還可恥！

你看！
當我們消失了可貴的春季，
接着來的也有那美麗的夏天。

努力！
別走向那頹喪的路去！
若不怕那荆棘刺出了血，
也得能走到峻險高山之頂！
奮勇，向前，
盡你的力！

高唱起歡樂之歌罷！
有歡有酒，
我們該在今日去尋醉，
結什麼愁腸又滴什麼淚！
殘酷的冬日有時盡，

雖然不能免的幾翻風吹雨打，
可是大地上總得花兒紅草兒青。

暴風雨中的小鳥

北山巔積雪未溶，
狂風呼呼地吹——
吹起了暴雨相應和。
這無邊的恐懼中，
小鳥兒失了牠的路。
風
打斷了翅膀，
雨
浸溼了錦衣，
不顧那凶猛的侵凌，
牠掙扎——盡力的掙扎啊！

飛過了山的盡頭，
寒冷，饑餓，
又不見何處有茅屋來遮躲；
悽迷，彷徨，
哀叫在那十字路；
音噓，
喊不到的是慈母；
力盡，
找不到的是歸宿，
片刻間，
可憐無救的小鳥啊！
在那滿鋪着雪片的巖穴中僵臥。

城市中的一個歌者

窗外雨聲淅淅，
明燈照耀的大庭中，
她抱着琵琶，
彈着她哀怨的心曲，
迴環斷續地——
在那四條絃上。
人頭重疊裏，
她睜眼四看，
祇覺得眼前一片烏黑的渺茫，
尋不到知音，
更看不見同情，

好似置身在荒山峻嶺，
飄搖，孤獨，
沙漠般的旅程是此生。
兩點的清淚啊，
落濕了她的衣襟！
可憐的弱者，
曲終時，
還只得裝着微笑向他們！

何處是飄散了的靈魂

天上的輕雲不定地在卷舒，
階下的落葉盤旋地在飛舞，
金風颯颯地吹進了窗戶；
屋中的燈火近毀滅，
鏡裏底容顏已消瘦！
幽玄的歌聲請止停！
春夜裏葡萄的美酒亦呷盡。
忘不了那玫瑰色的幻境；
追不到那飛逝了的青春，
怎引起如火般的歡情？
已碎了心兒的人啊！

何處是飄散了的靈魂？

湖邊的一幕

湖面很平靜的耀着繁密的星光
樹兒沉肅地森立在湖上；
環繞的山靜默得死一般，
在這黑暗而神祕的宇宙中，
祇有那無歸的野狗在狂叫！
牠似看透了人生的黑幕，
想做晨鐘敲醒那夢裏的人；
但這甜蜜而又悲哀的夢中啊！
幾曾有人醒來？

漸漸的微雲堆上了天宇，
傷心的新月蒙上了慘霧；
遠處的燈光隱隱，
野寺的鐘聲鏗鏘，
黑越越的平壤高立着漆黑的樹影，
野狗仍在四周哀叫，
飄泊的人兒啊！何往？
獨個兒只是向着夜的深處翹望！
那沙沙的足聲踏着那淚痕在寂靜中
動盪。

歸 舟

兩邊長着蘆草的小河中，
輕輕的漾着一小舟，
絲絲的細雨，
緊隨着西風吹來，
舟子慢慢的划着，
嘴裏唱着村歌。
風景依稀，
人物如舊，
却不忍走上船頭，
去瞻看那楓林一角斜矗着灰色的舊樓。

遊子們如箭的歸心啊！
待將到家時，
又怎禁得那蕭瑟的秋，
圍裹了心頭。

偉大仁慈的月

淡銀色的月底幽光，
映照在東牆：
風裏凋謝了的玫瑰也在起舞，
洒出了最後的芬芳。
偉大仁慈的月啊！
你照開了深鎖的心扉，
你把一切的黑暗隱藏！

白鵝在池邊戲水，
水波盪漾着銀光，
風神！

祇求你別把烏雲兒堆上。

偉大仁慈的月啊！

讓我洗清了久鬱的憂傷，

讓我來長享受你的聖光！

別故鄉

闊大無邊的海面，
映着魚鱗般的波浪閃耀，
遙望故鄉啊！渺小！
在那裏，
有莊嚴的龍山，
有美麗的小河；
當每一個的黃昏天曉，
我曾獨坐在那泰平橋，
河面的野菱隨着那船兒動盪，
兩岸的蘆荻跟着那秋風顛搖。
如今啊！是別了！

雖這裏的太陽依舊的升沉，
月兒依舊的輝照，
奈行一步一步遠！
故鄉啊！
魚鱗般的波浪啊！
渺渺！

人生的悲歌

鮮紅熱烈的心，
深陷在這空虛的人生。
都完了啊！
什麼是成功和希望！
什麼是真情與摯愛！
都葬埋于荒谷，
沉淪於死海。

何處是美滿的夢境——
在這已往的童年時代。

哦，那春之花已飲乾了甘露，
夏之蟬已嘶殘了春夢；
秋海棠的紅酣褪了脂粉，
而且那冬日的嚴霜緊逼，
生命的短促啊！
聽一例的悲歌，
在時間之流的嗚咽！

後面要說的幾句話

爲了這次承幾位朋友的好意，逼着我將幾首隨感抒寫的——竟不能算詩——釘成本子，真很慚愧，這樣淺陋荏弱的東西，也竟然出版了，怎麼不要見笑於大方家呢？但是在這六個月來所寫成的幾首淺陋荏弱的東西，雖然是帶着慚愧而把牠發表，然而在我個自幼稚的心裏，委實也認爲至寶，因爲在這六個月間是我過去中的最可紀念的時日，留得這些些的痕迹，雖然依舊是空虛，可也容得我對於過去的生命有作幻妄

的摩撫。至於朋友們因了我這一點的利己而動了他們的好奇，實非我所預知的；那麼淺陋荏弱的慚愧，也只好由牠去吧！

在這本書開始寫的時候，是在初春的西子湖邊。西湖雖是現在爲一般人加以妄意的雕琢，私心的侮辱，而至損害了她的天真，但是我可仍是愛她：愛她那不變的溫和底湖風，吹動了我底枯澀的心波；我將怎樣的感謝她的賜予呵！雖說世上虛空的一切，都不過像春風裏的一齣夢，可是若使這夢有醒的那一天啊，我總是忘不了她——西湖——呀！所以當投在可愛的她底懷裏，爲她溫和的慈母般的噢咻，而至傾瀉了我底熱淚；爲她輕柔的仙子般的摩撫，而至翕張了我底心肺，迸出了我底詩句：一切是受之於她，我又怎的不把來發表，以顯示她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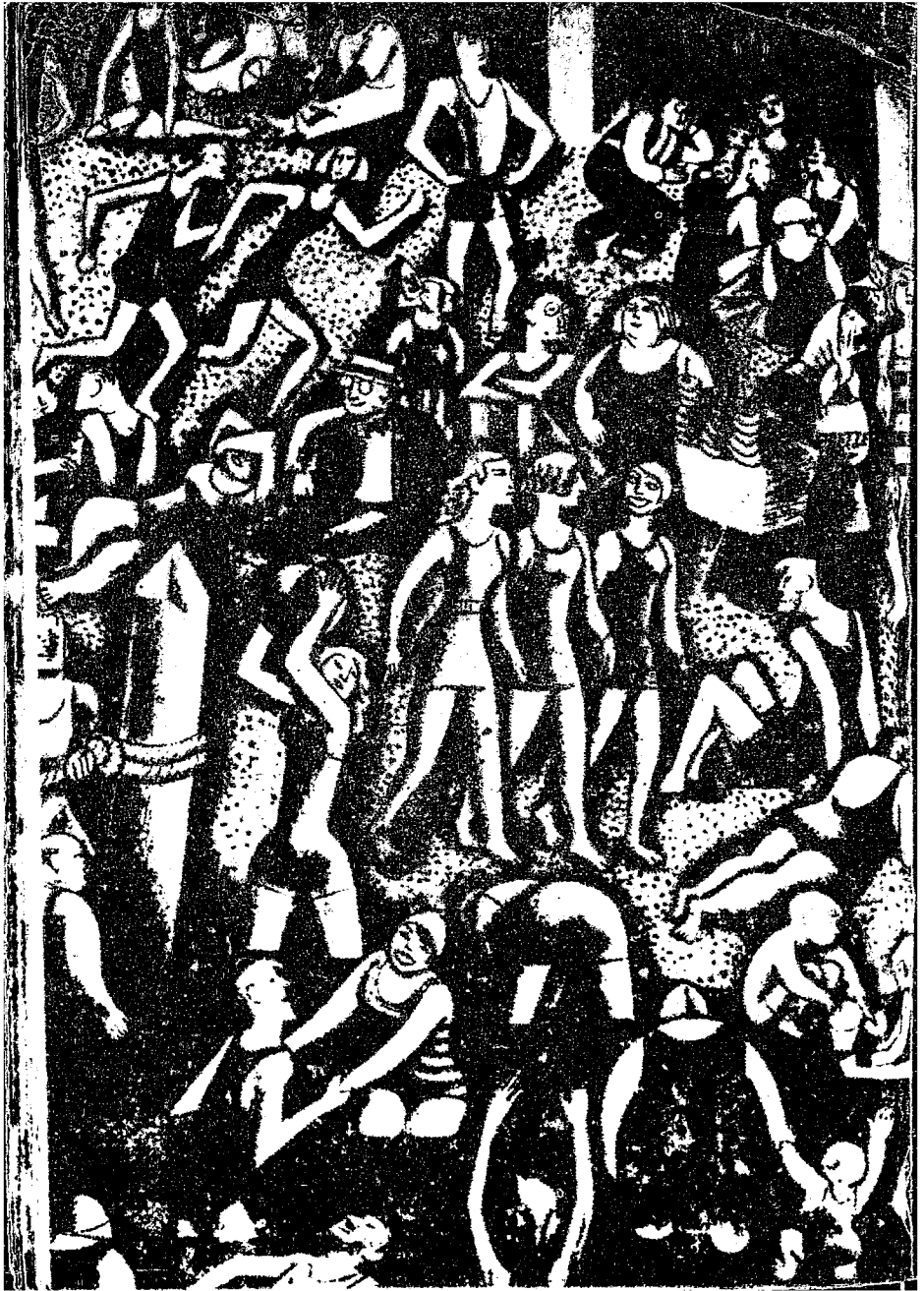
大的仁愛呢？但是也許有人要笑我，以爲我當着慈愛的西湖，還要這樣的呻吟，的確，看到我所有寫作的^心朋友，都不允我會寫得這樣頹喪的，我極感他們的善意；朋友呵！我簡直不知道我在呻吟，當然更不知道什麼叫做頹喪，我只感到我的痛楚，並且當着慈愛的西湖，我的痛楚，才得儘量的覺發而傾訴；假使這心聲是呻吟，這色彩是頹喪，那也惟有慈愛的西湖才得憐恕我啊！近來我也很想寫些有生氣的東西，幾月來鼓着勇氣來寫，結果總是失望的走入舊路，即使寫成，也好似含着眼淚裝着苦笑，這樣，又何苦呢？

這小本子出版後，我的期待，就是希望熱心的讀者，能儘量的來指教我——因爲我寫的東西像我的年齡一樣的幼稚，所謂

“淺陋荏弱”那是確實的。最後，我還得謝謝逸軒先生一之先生，費去了許多寶貴的光陰給我的審閱，和得到靈鳳先生代畫封面，孫洵女士許多幫助。

一八，九，十二。

虞瑛記於伏龍山下





1929 12 25 付排
1930 1 25 出版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